茅鹿門曰摹擬人情而悉理如探囊取物隨取隨足隨究隨真

對旱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麤惡也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不容斂志有感故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欋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

袁石公曰千萬言不能悉者以數言悉之

李為霖曰義以养心利原於之故下面全重義上節

之疾也賊心蠹賊害也蠹音炸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不信者乎常也一猶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李為霖曰淮南創意立言每多汗漫然於轉處多姿冷處着意使觀者暢然忘倦

○身之養重於義　桂巖子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

孟子曰礼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董子可称醇儒

茅鹿門曰世情原自如此

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戮折夭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

王鳳洲曰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

張賓王曰提出聖入大開生面

皆志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而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惟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

劉念孟曰醒語

以爲詩謠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焰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僭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

李為霖曰道
本中庸守約

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
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李為霖曰利字原借以譬義字之意下文隨
曰義之生人大於利矣又曰人大有義而
甚於無利漢儒必董子得孔孟正脉結以
孔子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得之
矣文亦醇雅

○問道　法言　　　　揚子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過並古先聖人考制之耳

偏駁過不及二句是一篇眼目

李卓吾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如行孔孟生而道始明

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姦謂佞媚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譔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楊子設為或人意猶以結上意耳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

空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虛靜及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他則苓開發

郛公實曰聖道原大明中天而實者何由見之

張廷祥曰若治天下不待禮教則黃帝堯舜爲附贅縣疣矣見老

吾道可以開明哉惟開聖人之言爲可開明若諸子佗道無所聞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耳叢大哉聖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開之閛然不覿墻之裏此謂不學墻面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凡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羲始畫

氏之謬

唐垣之曰見中國不可去五教及記上文

八卦造書契至於唐 堯而煥乎其有文章 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哨哨不正貌禮曰枉 矢哨壺哨七笑反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般之以中國 般正 也 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 言夷狄無異禽獸其所 謂禮樂者安足取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 五常 為帝王之筆舌也 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智 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

蔡虛齋曰入君畫下瞬聽明開為萬里之遠視于衽席所謂不言而信者其声尤大也

也者知也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老子曰古之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曰天之

廖按此曰應前無取滅絕禮樂意

王子充曰太古民之慕上猶嬰兒之慕母騊犢之從乳安用禮乎[illegible]

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亂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禮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三字或人問也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權謀之家

李爲察曰御得其道數語括盡十三篇玄奧

洪寶之曰申不害韓非之

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污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衒玉而賈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石者其狙詐乎此巧詐之爲也可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駕御權謀亦須有道或問威震諸侯須于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于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

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殺戮至親慘刻無恩極矣

羅一峯曰人趨二字慘悲

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不教而殺
視人如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膢臘也歟
牛羊
膢八月旦也臘腊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
虫入穴故螻蟻至是絶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
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 或曰刀
死猶狐狸螻蟻不過乎膢臘之候矣
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
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耶何自然矣曰何必刑
名圍棊擊劒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
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
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

立廷舉曰取此爲鄒衍因其原老氏故取之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于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

蔡虛齋曰楊子問道篇首以堯舜文王爲正道而斥老氏之搥提仁義滅絕禮樂以禮文五教爲治法而斥申韓之刑名事情慘刻寡恩此篇議論極正

李爲霖曰藻麗之文溫潤如玉

楊升菴曰先提起心字而後及有心無心之別

○原道　雲門子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

丁茲溪白回
孫生姿

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瑝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易十翼篇名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書洪範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

李為霖曰此一段原本諸帝王以還故于夫子見所以為文之意直拱易詩書之秘

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夫皐造書契以代結緄之政衛恒書勢云睹彼鳥迹始作書勢文字始炳炎皞音皓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尚書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尚書益稷謨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尚書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音胄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

唐勉甫曰之應當道心神理有姿有態

多材（尚書金縢云乃玄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振其嶽烈剬（音端）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禮記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剏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易曰觀人文焉以化成萬物）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

故知道沿音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燿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李為霖曰雲門子講文之為德而歸之天地之心究之以神理而已真深于知文者故其文亦華贍豊美

李鴻霖曰心神為形之主宰故篇中重發心神先驟甚正

孫季泉曰神清由于恭

丁俊浚曰偷清神確

○清神　　石匏子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神清即無累心清即影直神者深智之名清者不濁之稱）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于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虛室生白吉祥至矣（瞻彼不闋者虛室生白人心若空虛則純白獨生）人不照于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于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

宋君典曰以歌之喻外事

李為霖曰境能殺心惟聖人方能免此說洪醒哉

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聲發而心哀神居體而過感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搴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鵠是射點之鳥故人皆射之比喻人心萬端萬物眩曜以惑一情亂心蕩如彼鵠中箭也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于聲色鼻口之於芳味

許後溪曰耳目口心惟聖人能清之

孫季泉曰收清之効

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七竅蔽于攻取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昔堯讓位與許由許由不受洗耳於河也）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客言而處適情而遊一氣浩然純白于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李為霖曰道化自虛化有有復歸虛玄言妙緒如抽繭抽絲縷々不絕

王鳳洲曰明鑑止水清神切喻彎弧中鵠清神之反下兩層是也清神必如聖人乃爲清神之証議論明當

○道化　譚子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寔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

凍自此門與
段論大紀

爲萬靈舍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淸是以坎離消長于一身風雲發泄于七竅眞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讓揖讓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

陳白沙曰此段論死生

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盖保其國家而獲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寔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奸詐使民為淫邪化民為悖逆驅民為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萬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

陳白沙引此段論大含

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許縁切）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啾

之言必有所聞雖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
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楊升菴曰譚子大同篇虛含虛神含神氣含
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
可以同同於大者化爲火同於水者化爲
水同于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
爲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足可
以虛皇並駕此篇足了道化諸篇義

立命篇　文中子

聖為衆口之命而稱人事見人道修天命自立所以聖人配德于天

曹正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那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那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

魏仲芳曰伊尹之一德周公之負扆乃爲大臣

後（言疚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也（斁厭）

文中子曰處德而師易子而教今大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羡焉（故常）

六[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解之十六字文王之道岸先登

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言仁道不可畔

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

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共幼達也

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謂傲魚到反亦作敖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

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

薛德温曰見四経不易及

薛德温曰必志定德全從事知命而四經有徵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經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

曹正夫曰六經為大經而又有先後之次

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深與）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

李卓吾曰可修者己不可修者命矣夫子曰狄奇不貴傳引以俟之其斯之謂與

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音陸山脚也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武以請對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同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

吴叔心曰孔子以昭公知礼即此意

劉子威曰此仲淹之[illegible][illegible]也

（惟茲五爻是生三釁釁許愼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盖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諡人容其許（雖大許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纔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

> 耿好問曰形容至治之世

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歉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人能

唐垣之曰叙治亂興衰見天道好還迭為消長

王子充曰董當可謂知己

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

不遲廻者言性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

吳康齋曰善体歸去來心事

曾正夫曰來而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之故止周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

李□□□明 禋祀之祀与 精氣神相合 天地人道者

饗禮接焉此大神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瘞則祭於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奥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吳交益曰明三才各有攸統

或好問曰蓋子俞伯王云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以力服人則非心服矣

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
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
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
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
尚詐而患人之不巳信則有之矣(義時)子曰君子
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
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
夫(茲議當世尚力不尚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
爾(晉惠帝也)烏乎索化刻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元

薛德溫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修正与叔相反

吳康齋曰若仲淹可為孟子之後一人

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棲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家推災異居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尚於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道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

嗣續也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暢然謝
謂兹誦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經營非止身而以已繼時之道嘗遠大

李爲霖曰立命而歸之于天以諸經闡其意以治亂往反見其理又以精氣神抉其奧結以人能承道所以道統不墜愈出愈奇愈深愈切真見理之文

〇無邊　　玄眞子

大寥問乎無邊曰若夫造化之間萬象不一求小大有無之至者可得而言乎無邊曰以吾之

吳康齋曰大小有無一貫道理至大

吳康齋曰出道字

觀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無者有而至有者無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無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無子之所謂者何也無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無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無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

吳康齋曰收攝

李爲霖曰從魚之利害論及萬物化育性命道德推之與有

者小至無者有至有者無不亦然乎

李爲霖曰此篇論道只以小大有無作目反復辯晰洞徹玄微正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章云

○漁樵問對　　邵子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伊水源出河南府盧氏縣閟頓嶺水流經嵩縣洛陽偃師縣界入于洛水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

許德溫曰此論害利之重輕

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

薛德溫曰漢
利害上數出
休用來

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九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

許德温曰從薪生出火來

許德温曰從体用生出性情來

許德温曰体用[illegible]

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

薛德溫曰從体用看出本末動靜來

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西安府臨潼縣西南二里驪山麓有溫泉沸盛可浴秦始皇千此砌石起宇漢武帝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于此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

許德温曰從体用又看出意言象數来

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思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

許德温曰人
[illegible]

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季爲霖曰邵子精于先天理學故探微索隱動靜體用闔闢發性命根宗玄言幾盡且文中關鎖照應自是合法

○西銘　　橫渠子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以藐然之身混合

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盡人之性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聖人之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不愧屋漏

真西山曰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

許魯齋曰結為張子本意

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履霜中野是勇于從而順令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仁人事天存則不逆理沒則無愧于天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楊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个事天底道理

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朱晦菴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饒雙峰曰西銘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乃善事天善事親者也

凝道

草廬子

曹正夫曰水器之喻亦明道与人合

道在天地間猶水之在大海道之中有人猶水之中有器浸灌此器者水也納受此水者器也水中之器或沉或浮而器中之水或入或出器與水未合一也水在器中凝而爲冰則器與水永不相離而水爲器所有矣人之于道猶是也有以凝之則道在我無以凝之則道自道我自我道豈我之有哉人之生也或智或愚或賢或不肖均具此性則均受此道不於賢智而豐不於愚不肖而嗇也愚不肖之不賢智若者何也

曹正夫曰宜一篇修德凝

能凝不能凝之異耳嗚呼子思子言道所以有貴于能凝者歟凝之之方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德性者我得此道以為性尊之如父母尊之如神明則存而不失養而不害矣然又有進修之功焉蓋德性之內無所不備而理之固然不可不知也事之當然不可不行也欲知所固然欲行所當然舍學問奚可德性一而學問之目八子思子言之詳矣不待予言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德性之固然當然

陳剩夫曰剖悉開醒當補中靡旁不至德一節註疏

者盡之極之溫之知之問學以進吾所知也致之道之敦之崇之問學以脩吾所行也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一者立其本兼者互相發也問學之力到功深則德性之体全用博道之所以凝也夫

揭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條百氏其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者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

李爲霖曰立論精明剖淅醒快是深于理學者失身仕元惜哉且文亦醇雅